

# 我与“公大”未了缘

□ 李阳

29年前。坐落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的人民警察学校。临近毕业，一位圆脸短发的女生，被老师叫到办公室，问她今后的打算。

“当然是回华北油田啊。”女生的语气是毫不迟疑的。

“你还可以有一个选择。”老师道。

“什么？什么选择？”满脸问号的女生，不明白老师何来此言。

“留校啊，留校当老师。”答案从老师的嘴里脱口而出，语气中对她的愚钝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。

“啊？哦！嗯……”接收到这条从天上砸下来的犹如炮弹般的信息，女生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瞬间凝固，木呆呆地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当然了，留校后，还不足以担当任课老师的重任。学校会把你们送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行再教育，为期三年，毕业后再回到咱们警校。”老师满眼憧憬，语气凝重且迟缓，“那时，我们会成为同事。”

“不，我不留校，我要回家。”未经世事的姑娘啊，哪里会预知老师的建议会对她的未来有何深远的影响，几乎未加思索就拒绝了。在她的预想中，再有几个月，苦读十余年的她终于可以走出校园、走进社会，回报父母多年养育之恩，膝下尽孝，不仅是她人生中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的转折，更是治安管理专业的她学以致用展现自我才华的时刻，那是何等快乐与幸福啊。如此大的诱惑，怎么还能让她在书桌前继续稳坐三个寒暑呢？她的心早

就飞向那座梦里满是阳光、天空更加蔚蓝的油城了。

“你……你考虑考虑，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，再答复。”老师竭力挽留道。

“不，不用征求父母意见。我就想回家，回华北油田！”尽管女生的嗓音逐渐降低且语速缓慢，但态度坚决。

十几分钟的对话结束，敬礼谢过老师。走出办公室，她又无反顾奔着自己的理想而去。

那位从此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失之交臂的圆脸女生，就是当年未谙世事的我。

2013年，我那在北京参加高考的外甥，梦想步入警营成为警察，按照招生简章，需要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领取体能测试表。

那是我第一次与“公大”谋面。时值盛夏，柳树浓荫下的滨河碧波荡漾，躲在树荫里的知了们一起大声合唱着。被酷暑和蝉鸣包裹的公大庄严肃穆，大门口八个鎏金大字组成的校名上是一枚巨大的警徽，大门两侧站着两名身姿笔挺的“公大”学员。

“这就是全国人民警察接受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啊。”我感慨道。

按照门卫指点，进大门向左转，走进西配楼一楼大厅，那里摆放着一张桌子，上面竖着一个“招生”的标牌，一位身着警服的工作人员问明情况，热情地将表格递给我们，告知如何填写，讲明在团河校区参加体能测试等等。

谢过招生办工作人员，我们一行未做过多停留，随即离开“公大”。当时，我心想只要外甥考上了“公大”，以后有的

是时间细细看看“公大”。

可惜的是，外甥的体能测试没达标。

我与“公大”匆匆一瞥，未能识得庐山真面目。

没过多久，我因向《啄木鸟》杂志投稿了一篇中篇小说，编辑张璟瑜老师约我至编辑部谈改稿事宜，我才发现编辑部就在“公大”西侧的一栋楼里。小说很快在《啄木鸟》公安文学专刊秋季号上刊登出来，我去编辑部取样刊，得知为期四个月的第二期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正在“公大”高警楼内举办时，我这个业余写作者，迫切地想去听课学习。经张璟瑜老师推荐，我得到在作家班旁听的机会，虽然仅有两个月时间，依然近距离聆听到许多文坛大师的写作历程、经验之谈和趣闻轶事。更大的收获是，结识了班上五十位公安系统内的公安文学写作者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有的供职于省公安厅，有的是乡村基层派出所民警，他们中有的善于写诗、写散文、写小说、写报告文学，还有各种文体皆能娴熟驾驭书写的高手。我们因共同的爱好和梦想聚在一起，时而坐在教室里思维碰撞，时而漫步在“公大”校园里各抒己见。从晚秋到仲冬，校园里银杏树叶从碧绿到金黄到落满洁白的雪花，重归校园的美好感觉始终在胸中激荡。

时至去年初夏，因被全国公安文联借调至创作室，轮值锻炼学习、工作，我再次来到“公大”。从跨越滨河之上的小桥往“公大”走去时，远望门楣上的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”八个鎏金大字和巨大的警徽依旧熠

熠生辉。

久违了。我挺直腰板，从心中举起右手向她致敬。

我缓步走进了“公大”的门。迎面主楼顶上的“对党忠诚、服务人民、执法公正、纪律严明”十六个鲜红的大字，就像十六枚正在燃烧的火炬，主楼大门上的“忠诚、求实、勤奋、创新”八个大字，亦像八簇永不熄灭的火苗。

校门两边的玉兰、银杏、松、柏、冬青棵棵翠绿，五颜六色的月季花、黄灿灿的萱草花，东一簇西一从点缀在青草地上，像给校园铺上了绣花的地毯，不知名的虫儿、鸟儿们不时发出欢快的鸣叫。

一群年轻的预备警官，正站在红底白字的“让初心薪火相传 把使命永担在肩”标牌前合影留念，又是一年毕业季啊！另一群满脸稚气未脱、朝气蓬勃的学员们，着装整齐，步伐铿锵，姿态昂扬地列队向校园深处的浓荫走去。

全国公安文联在西配楼上，走进一楼大厅，迎面墙上贴着一张白纸，看到上书“招生”两个黑色大字时，一下子想起外甥曾经的梦想，想起第一次与“公大”见面时的场景，心中颇多感慨……

雨后的阳光愈加干净透亮，视线从窗外的柏树枝丫上那两只叽叽喳喳聊天的喜鹊身上收回。坐在办公桌前，回想起二十九年前警校老师与我的那番对话，回想起这些年来我与“公大”的点点滴滴，思绪万千。

“‘公大’，您好。缘未尽，我来了。”

（作者单位：冀中公安局）



## 渔家赞歌

郝贵君 作  
(作者单位：涿鹿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)

# 夏日走过山间

□ 张露

炎炎夏日，周末，我喜欢约上三五知己到附近的山里去转转。

一看到苍翠欲滴的大山，一闻到山里特有的温润潮湿的气息，我的心就狂跳不止，真想一下子扑入大山怀抱。我们忘情地对着群山大声呼喊“我来啦”，连绵山谷传来“我来啦”的回声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山里的树，似伞，如盖，亭亭玉立，婀娜多姿，自有其独居山中的高人。也有旁逸斜出者，在悬崖边，迎风摇曳。我便想，不知何日何时，哪只鸟儿将一粒种子遗落在了这里？看似普普通通、稀松平常的一棵树，只要稍加留意，便会发现，竟有标有三五百岁树龄的牌子挂在胸前。山顶上的那棵龙爪槐竟有1500岁了，不禁让人心生敬仰。它站在那里，不忧亦不惧，恬淡自若，却见证了一千多年的日月更替，风雨雷电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！它见证了朝代更迭，社会发展，见证了多少人来了又去了，一代代在这座大山里出入，它知道这座大山所有的秘密，这么一想，竟惊出一身冷汗，这应该是树神了吧？微风吹过，龙爪槐树叶沙沙作响，老树似乎洞悉了我的所思所想，含笑望着我。

最美的当是山中的野花了吧。一抹鹅黄，一片粉红，一缕淡紫，总在小路的转弯处等着你，顶着单薄的花瓣，摇曳着纤细的身子，看似那么弱小，又那么坚强，将根深深扎入石缝里，吮吸着那一点点甘露，孤独开在大山深处，“洞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”，野蜂蝴蝶可能怕它寂寞吧，正午时分，嘤嘤嗡嗡，成群在它身边飞舞，黄色大蚂蚁也来凑趣，急匆匆，爬来爬去。

天上不知何时飘过一片乌云，淅淅沥沥的小雨便柔丝一般落下来，我们一行

人并没带雨具，嘻嘻哈哈，一路高歌，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以为转过这个山坳，就会重新云开雾散、雨过天晴，没想到，越往上走，雨却越大了，渐渐转成栗子大小的冰雹，打在头上脸上生疼。大家只好找了个崖边石洞躲避，无数透明晶体从天而降，纷纷坠落在深不见底的山谷。谷里渐渐弥漫起烟雾，我们禁不住惊叹大自然神奇伟大，这样的奇观，不来山里怎能看到？躲过冰雹，天还是阴沉得可怕，再往上走，纷纷扬扬竟飘起小雪花，接一片在手里，瞬间便融化了，朋友惊叹：“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同天。”我们都感慨着造物主的变幻莫测，恍惚逃离，如人生的过山车，阴晴雨雪，喜怒哀乐，轮番来过。

山光西落，白云缭绕，茫茫一片，忽然体味到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况味。云雾弥漫整个山谷，四周更加寂静无声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。我们的心也渐渐沉静下来，浑身的燥热早已荡然无存。

我们沿山间小路向山下走去。山沟里多是奇形怪状的石头，这些山石圆润，带着大山赋予的纹路，静静躺在这里，不知沉睡了多少年。“真漂亮！”朋友们一声惊呼，一下子全都扑了过去，捡起这个，又抱起那个，每一个都舍不得放下，有个朋友装了满满一旅行包石头，直到再也背不动为止。一路上，他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，硬是将这些“宝贝”运到山下。

我们都笑他痴迷，可车子一转出山坳，便都后悔不迭，可能终其一生，再也不会重游这个山谷，再也难寻这么精美的石头。我有幸带回两块，至今仍然放置床头，看到它细密的纹路，就仿佛又一次回到山中，看山风浩荡、云雨苍茫，看野花摇曳、树木勃发。

（作者单位：辛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）

## 月下一方荷

□ 王南海

乡下院子附近，有一片宽阔的荷塘。每到夏天，就开满了美丽的荷花。

晴日里，荷花开得纯净美丽、亭亭玉立。我则喜欢夜晚在月下赏荷。那些圆圆的荷叶，一片一片，仿佛一把把圆圆的蒲扇。月光下，这些荷叶众星捧月般簇拥着那些盛开的荷花，也静静地陪伴着那些含苞待放的新荷，抑或是娇羞的花骨朵。那些荷，就骄傲地昂着头，如若一个个漂亮的公主。

月光下，浮萍一片一片，飘零在水面上。圆圆的，上面会有水珠吗？我看不清。但是，想象着一定会有青蛙，抑或是小鱼儿从上面蹦跳过。正想着，突然听到一个轻微的水声，接着，又是一声。我说：小鱼。爱人同时说：青蛙！我们都笑了，因为无法看到，所以根本弄不清谁说的才是正确的。只想象着水面上一定会荡起一小圈涟漪，然后再慢慢平复。

我听着爱人的话语，慢慢地在荷塘边踱步。突然想起了那些描写荷塘的句子。想起小时候学过的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，如今都能脱口而出的话语：“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。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；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”想来，我们曾有一样的观赏荷塘的心境。水声清幽，月光点点，不时传来几声蛙鸣。乡下的夜晚，有着城市里少有的清凉和宁静。

月光下的荷，宛若夜色中的仙子。而那些荷叶、莲蓬才像是朦胧月光下的诗篇。不知是谁，在这里种下了这些荷。我想，他应该有着诗一般的情怀。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有美丽的憧憬，都会把生活装点得如诗似画。

荷塘里，最有趣的是摘莲子。爱人从小生长在水乡，特别喜欢莲子的味道。他每次见了莲蓬，都会有些莫名的兴奋。月光下，那些莲蓬长得挺拔而丰满。爱人伸长胳膊，去采摘几个莲蓬下来，细细地剥下莲子，非要让我尝尝。那莲子一颗颗圆圆润润的，我尝一个，感觉清凉微苦，像是咀嚼了一份古雅。不由得想起辛弃疾笔下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：“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”我一边吃着莲子，一边赏着荷花，看着水塘里的游鱼，感觉手中的莲蓬也代表了一份夏日的滋味。采摘莲子，似乎就像是采摘了一份田园的梦想，收获了一份夏日的情怀。

一方荷塘，人们喜欢摘下大片、大片的荷叶，在夏日里当帽子。而婆婆则喜欢把新鲜的荷叶摘下来，清洗干净，给我们熬荷叶粥。每到傍晚，婆婆呼唤我们回家吃饭。柴火灶里的锅贴飘香，而另一口锅里则是煮好了的荷叶粥。那大朵荷叶粥看上去清新、软糯。盛上一碗，喝起来既有大米的香味儿，又有荷叶清新的气息，感觉棒极了，似乎唇齿中也带了一份记忆，这份记忆，与夏日有关。

守着一方池塘，我们欣赏春天的荷花，也慨叹冬天的残叶。一方荷塘，既有美景，也有美食，不亦快哉！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）



## 悠然花开

戴燕山 摄

（作者单位：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）

# 荷塘晨风

□ 王青山

小区对面，是一座公园，面积不是很大，可是布局紧凑，亭台楼阁，山水花木，鸟语花香，一应俱全。开放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可不论男女老幼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游园休闲的人们总是络绎不绝。在公园正中心位置，半圆形假山环抱之下，有一方荷塘，最是游客必往的佳境。

每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鸽子醒了，花儿也舒展了，水里的鱼儿也撒起欢儿，公园里就开始沸腾起来。人们有徒步的，有慢跑的，有打太极拳的，有伴随劲曲尽展矫健身姿。在环绕荷塘那雾霭一般的绿茵中，散步的人们总是摩肩接踵、络绎不绝。

清晨的荷塘是一天中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好去处，尤其是在炎炎夏日。漫步于水边，慵懒的荷叶憨态可掬地憩息水面，有的尚在浅梦之中，浮在水面上呈现着

姿容安详的轻松脸庞；还未展开的荷叶，卷着边儿，好似假装生气的娇羞少女，抿着嘴；有的合不拢口，憨憨地笑着；有的紧绷硕腮，神色凝重、深沉，呈现出一种大公无私、令人敬畏的神态；千姿百态，形神迥异，千秋纷呈。有的荷叶则单手尽展，用力伸出水面，向上托举着荷花，托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。

如果说荷叶尚在晨梦之际，那么最先梦醒的当属荷花了。它们早早就以崭新的姿态、轻启的笑容，如同打开的时光宝盒一样敞开胸怀来迎接新的一天，来拥抱五彩缤纷的世界。有的朱唇微启，如睡意惺忪的少女的脸庞，粉里透红。片片花瓣，层层叠叠，如东方天际被晨光染红的片片云霞，轻松地舒展着慵懒的睡意。金丝般的花蕊，如天然的琥珀一般，整齐有序地镶嵌在片片彩霞之间，玲珑剔透，散发出的缕缕清香，漫过水面，越过层层荷叶，钻进人们的鼻隙，沁人

心脾，令人爽心悦目。有的洁白如玉，肤如凝脂，一副圣洁高雅的容颜，在嫩黄的花蕊印染下，如盏盏晶莹剔透的玉盏，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荷花是周敦颐笔下的“花之君子者也”。而最有胆魄打扰君子的当属蜜蜂了，它们既像是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，又像是荷花的倾心密友，“嗡嗡”地徘徊在花蕊中，和朵朵荷花交流着令人不解的心语。

荷塘中间有一座平整的木桥，桥身贴近水面。在木桥的桥栏上俯视水面，就会清晰地发现在荷花下面，荷叶之间，一尾尾红色的、花斑色的鱼儿无忧无虑地遨游着，间或在水面上冒个泡，间或翻个水花，间或侧身急转，有的戏弄着荷叶，有的怂恿着花茎，像触电一般颤抖着荷花，辗转腾挪，自得其乐。真是有人人的生活，鱼儿也有自己的生活，人有自己的快乐，鱼儿也有自己的快乐，只是它们的快乐更加单纯、更加天真、更加自由，人类无法体味到

它们的那种快乐而已。

荷塘中间是一个环岛，环岛上有一道廊亭，掩映在葱郁的绿意之中，若隐若现。廊亭前面的露台，面积不是很大，却成了太极拳爱好者的首选之地，寒来暑往，从来没有间断。只需拳脚一动，每时每刻，每招每式，他们都全身心投入其中，矫健的身姿在方寸之间，时而出水游龙一般柔若无骨，时而似猛虎下山一般刚劲有力，时而又如大鹏展翅，就连在头上盘旋的燕子也屡屡折服而返，只留下钦佩的回望和啧啧的赞叹。

一天之计在于晨，清晨的时光又总是那么短暂，可就在这短暂的驻留中，使人们清爽了迷惘的思绪，强过了慵懒的体魄。这里就是人们精神和身体的充氧泵站，总会使人们精神饱满地去迎接新一天的工作和学习，如此佳境，怎能不令人醉爱呢！

（作者单位：吴桥县公安局）